

【美】卡罗尔·伯格曼 编
张海鹏 译

天堂中的另一天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美】卡罗尔·伯格曼·编
张海鹏·译

天堂中的另一天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中的另一天/(美)伯格曼编;张海鹏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12

书名原文:Another day in paradise

ISBN 978-7-5472-1355-1

I. ①天… II. ①伯… ②张…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5321号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WORKERS TELL
THEIR STORIES by CAROL BERGMAN

Copyright: ©2003 BY CAROL BERG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LR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JILIN LITERATURE &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专有权属吉林文史出版社所有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07-2012-4067号

TIANTANGZHONGDELINGYITIAN

天堂中的另一天

编者/[美]卡罗尔·伯格曼

译者/张海鹏

出版人/徐潜

选题策划/袁一鸣

责任编辑/袁一鸣 高原媛

封面设计/姚荣

责任校对/李洁华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www.jlws.com.cn

印 刷/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字 数/180千

印 张/13

书 号/ISBN 978-7-5472-1355-1

定 价/28.00元

直销电话/0431-860375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31-86037598

谨以此书献给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

为他们的无私与勇气喝彩



1994年，一群孩子走过位于狙击者小巷附近的破玻璃窗。狙击者小巷在波斯尼亚首都围困期间经常有狙击手出没。

目 录

译者序	张海鹏 9
前言	约翰·李·卡雷尔 11
序言	卡罗尔·伯格曼 13

第一章 自然灾害

引言	19
1 天堂中的另一天	21
伊恩·莱文/苏丹	
2 苏醒	28
亨利·高查/厄瓜多尔	
3 我的外婆	34
晏翠阮/越南	
4 无法战胜	44
克里斯汀·德克斯/乍得	

第二章 战争

引言	54
5 劫后余生	56
菲利普·盖拉德/卢旺达	
6 我的小保镖	67
帕特里克·狄龙/索马里	

7	我的呈堂证供	81
	玛利亚·布莱克·贝莱尔/波斯尼亚	
8	内在的颤抖	90
	保罗.E.阿瑞斯/利比里亚	
9	边境线之后	106
	大卫·斯奈德/塞拉利昂	
10	什么是美	114
	马琳·迪尔伯格/阿富汗	
11	和平与祈祷者之家	131
	特蕾莎·巴尔迪尼, M.M./苏丹	

第三章 脆弱的和平

	引言	139
12	边境难民营	141
	波塔格斯.A.埃林纳斯医生/泰国	
13	家书	155
	保罗·赫斯洛普/安哥拉	
14	时过境迁	170
	约翰·西夫顿/阿富汗	
15	约定的轮回	186
	马克凯·沃尔夫/被占领土	
	后记	194
	鸣谢	197
	投稿人	200
	援助机构	206

译者序

说起翻译此书的缘由与古琴密不可分，我的编辑高原媛女士雅好古乐，与我因古琴相识。也时常谈论文学，一日高女士问我是否有意翻译一本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的书。我说先看看原书。书名为《天堂中的另一天》，读罢书稿后，便下定决心一定要翻译这本书。这是一本人道主义工作者自己讲述的故事集，每一位人道主义工作者在灾难发生之地，或是在战乱之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每一位身受灾难或战乱之苦的人。我在翻译此书之前，对于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工作不甚了解，但是随着翻译工作的进行，他们的慈悲，他们的人性的光芒，不断地照耀着我的内心。这些无畏的人道主义工作者深入自然灾害或战乱频发之地，帮助当地民众。他们拥有地藏王菩萨般的胸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也许有人会问：“人道主义援助可以改变灾难或战争的本质吗？”可能人道主义援助不能改变灾难或战争的本质，但是人道主义援助却可以为受难的人们送上一缕希望的阳光，一丝慰藉的清泉。

脑海里不由想起本书的编者卡罗尔·伯格曼的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家人的羁绊，可能我也会前往战争地区或自然灾害地区帮助那些受难的人们。”我心中亦是如此。

俞陛云先生尝言：“学古人诗，宜求其意义，勿猎其浮词，徒作门面语。”虽说是论学诗的态度，但对于翻译文学著作亦适用。翻译时琢磨语句，品鉴高下，勿做英文腔，说起来简单，实则甚难。我曾翻译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先生《琴道》一书，因为是将高氏英文原著译成文言文体，往往一言

需琢磨数日，方能尽善。是以对“勿猎其浮词”感受颇深。从2012年8月开始至2012年11月，方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每翻译完一个独立的故事，都会不由自主地朗诵一遍，务求上口，以免有英文腔之虞，深感“宜求其意义”所指。然而时间仓促，平日亦有教学工作，翻译只能工作之余勉力为之，疏漏难免。翻译此书的每个夜晚都会感受到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艰辛与努力，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内心中闪现的阳光。

张海鹏

2012年12月7日书于听雪山房

前 言

卢旺达惨案受难者比广岛遇难者还多七倍。行凶者的武器却是开瓶器和砍刀。

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现在处于战争中，五分之二的战争爆发在非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世界却貌似有序地统治着，被那些坐在空调间、开着豪车、穿着西装的体面男女们统治着。他们从来没有凝望过濒临饿死的孩子的眼睛，也没有走过血肉横飞的街道。

现代社会的每一天，强权的实行都可能变成残酷的现实：可怕的可悲的轻描淡写的惨痛场景每天都在发生。西方媒体如此制度化以至于他们不分黑白，甚至不去揭露应该揭露的事实。带着头盔的记者们成了施暴者的同谋，他们口中大言不惭地吐出“附带性损害”这样的字眼，而实际上，手无寸铁的公民已被炸得血肉横飞。

在这样一个沟通无极限的年代，歪曲事实的人与操控阴谋者才是真正的赢家，而不是公众。事实上，受难国到处都是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人们。

本书里描写的救援工作者虽不是圣人，却有着珍贵的品德：他们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还原原貌的见证，证明我们所谓当代文明社会的集体愚蠢。

一些志愿者通常被传统社会称作格格不入者，因为他们只能与受难者感同身受。

一些援助工作者迷恋战争的场景，出于冲动与刺激而来到前线。

还有一些人直到拿着枪进入黑暗中心地带，目睹人类最卑劣的行径才

会罢休。对于他们，目睹一些常人不忍入目的惨痛事实，是一种残忍却值得高呼的胜利。

大多数救援工作者都很偶然地选择了这种漂泊的生活。和那些居无定所并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不同，他们更喜欢一种充满危险与不确定的生活。

但是请不要把他们与另外一些所谓的救援者混淆。那些所谓的救援者并不是典型的救援者：他们只是全球灾难的体制化的公职官员，他们身上充斥着官僚主义习性，充斥着自认为可以解决的矛盾与弱点。

人道救援领域个人的风险为何如此感人？是归功于救援人员的勇气和奉献吗？抑或是他们在凶险的灾难面前的谦逊？也许是，但是更多的是，他们的自控，他们强大的能力可以控制无用的怜悯，并化之为力量与行动。是他们的决心，在危难时刻让人类重获尊严而非掩面哭泣。

“你给我们食物，是为了让我们不至于空腹死去吗？”

萨拉热窝的救援人员曾被问过这样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回答？或者更好的选择不给他们食物？

约翰·李·卡雷尔

序 言

我在曼哈顿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就餐时开始构思这本书，这家餐馆远离世界上各种持续的矛盾冲突与自然灾害。坐在我对面的是伊恩·莱文，一位优雅的绅士，他是大赦国际机构驻联合国代表。我本想采访他，然后写一篇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杂志文章。过去这些年中很多人接受过类似的采访，我与其中一些打过交道，他们的经历引人入胜，纠结纷复。

伊恩是位护士，曾与特雷莎修女一起在加尔各答共事过。他是东正犹太教的后代，成长于英格兰北部，说话慢吞吞的。

他总是脱口而出一些哲学冥想与经典语录，继而陷入沉思或开始聆听，或者询问纽约洋基队赛况。

伊恩讲过一个名叫富迪·桑科的塞拉利昂屠户的故事。伊恩那时候刚从饱受战火侵袭的国家归来，仍然生活在十年暴君政权的恐惧中。他和富迪·桑科坐在一个茅舍里，商讨释放被强征入伍参加桑科游击队的孩子们的事宜。外面尽是被砍刀残害的受难者，伊恩说：“那次对话却貌似很文明，茅舍里的气氛很友好，房间里点缀着镶框的抄自贺卡的格言警句。”

这些是伊恩在他的日志里记录的最真实生动的细节，他不止一次把这些细节通过任务报告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讲述给他的朋友和同事。讲述一些可怕的生活经历是伊恩保持理智的方法，这种方法让他一直保持工作状态，让他感受到自己的努力的意义与回报。这些讲述是历史的见证。

在我们见面前几个月，伊恩加入了一个“一天写作工作坊”，大家鼓励他写一本书记录二十年间的的天道主义工作。他饱读诗书，并崇拜波兰记者雷尚德·卡普辛斯基，他甚至将其写作方法当作范本。我对此非常认可，并很希望读到伊恩的作品。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天堂中的另一天》。此时，我作为记者想要写一本人道主义书籍的想法马上烟消云散。我决定编撰他的手稿，并编辑一本人道主义者自己完成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伟大书籍。

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原因不言自明：人道主义者遍布世界，通常分散在最偏远并灾害严重的地区。通过卫星电话与电子邮件可以保持联系，但是并不长远。通过收音机报道的关于苏丹的人道主义救援不得不中途被放弃，由于这种联络甚至会危害到当地门诊的安全，因为信号很容易被苏丹喀土穆政府窃取。不管志愿者在执行紧急救援任务还是在安静地进行布告张贴，我们都很难联系到他们，何况他们还如此繁忙。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一些救援机构不愿合作。虽然一些机构意识到，给志愿者机会倾吐心声，好过用邮件或者饥饿儿童图片宣传，可以鼓励人们进行捐助或者参与志愿活动。但是，他们总是想控制文字的表述。我想尽力说服但是通常无果。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是第一个进行志愿者名单整理的非政府机构，志愿者通常愿意提供其亲身经历的故事，并不求回报。此做法带动了很多。但是一些人持续对安全问题和公众形象问题持有疑虑。在众多态度动摇的机构中，位于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组织很乐于合作。在他们重新审视其与媒体关系之时，我恰逢此良机：他们邀请我参加为期四天的新志愿者培训。

2002年夏天，我到达红十字会议中心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基本完成。我许多年来一直与之抗争的矛盾问题在此次会议中纷纷浮出水面并再次被重组。尽管会议进程中禁止提问或拍照，但我有自己的方法进行了解和沟通：由于我一直与很多在国际救援工作中为其他机构工作过的援助人员住在一起。我们进餐时随意聊天，与他们沟通，我了解到的信息价值远超过我这两年读过的书和参加的会议。我对于这个项目的热情更加高涨，我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尊重也与日俱增。这些人（很多是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克服困难在最前线努力奋斗，而与此同时，政客们和外交家们却在挂着天鹅绒窗帘的会议室舒适地洽谈。

许多人道主义工作者在二十多岁时就开始他们的事业，被联合国安理会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与很多国际事务研究所遗忘。年轻朝气，充满活



未登记难民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白沙瓦办事处排队领取援助食品。

力，他们总是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点出现，成为非政府组织或者联合国的带薪或者义务志愿者。他们总是分配到很多繁重的任务：驾驶维修越野车，在路障边与士兵谈判，给当地雇员发放工资，分发供给物资，报告地雷状况并组织拆除，建设陆军医院，照顾伤员等等。很快，人道主义工作就成了他们激情致力的事业。

当问到他们的勇气和原动力，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勇敢无私的人，并否认了外人看来的他们工作的浪漫主义性质。他们说，他们是为了自己，为了自身的满足。

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看着别人受苦。对他们来说，对于难民的

苦难感同身受。对多数人道主义工作者而言，他们无法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如外人看来那样危险与虔诚。

目前，世界各地存在太多动荡，人道主义工作者因而数目众多。他们来自许多国家，尽管欧洲人和北美洲人比例很高。他们通常被称作派遣者，以此来区分他们与本地人的称呼。实际上国籍与他们并不相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外派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在某固定地点停留的时日并不久，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战争流亡者和国内流离失所者——都极度渴望回家或者被安置。这些工作者对于家和安全感的概念有不同理解。他们经常开玩笑地抱怨常人那种闲适生活的压力，正相反，他们喜欢并享受冲到最前线的那种刺激感。他们从前线回到常人生活，为了获得偶尔的舒适和放松，或者在他们工作的机构谋求一个职位。但是很快，他们就会坐立不安，期待获得一个又一个外派任务。他们似乎可以把这种激情维持二十年之久，直到他们疲惫不堪，回国开始常人的家庭生活。如士兵一样，他们目睹了太多暴行与灾难，以及人类行为与道德的底线。一些人无法把这些从记忆中抹除，并总会遭受战争创伤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障碍。这种痛苦非常真切，在本书中你会发现，痛苦与工作带来的满足感等同。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很多遭受这种心理痛苦的人，会坚强地克服这些痛苦并选择继续留守，当回国以后他们会寻求心理帮助，然后继续投入工作。仅仅少数人无法继续工作，或者后悔于他们对于自己职业的选择。

在很多方面，文字并无法完全描述这些志愿者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以多种形式传播，或邮件，或口口相传，或会议传单。作为编辑，我仅能够利用自己可以获得的资料，没人情愿打断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和写作。很多故事被抛弃或者半途而废，有些故事无用或者超过了限期。然而，一旦一个人决定开始写作，即使需要长期的修改或者占用自己在纽约或伦敦舒适的喝咖啡时间，他都会乐此不疲。带着这种毅力，这本动人心魄的关于人道主义工作的书才得以与世人见面。

卡罗尔·伯格曼

于纽约